

心系我们的英雄

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

■乔秀清



左图:刘胡兰纪念馆。



刘胡兰纪念馆提供资料图片

吕梁山巍峨雄伟,常出现在我的梦中,伴着奔流不息的汾河水,向我诉说英雄的故事。离开山西已有多多年,可我的心总是牵挂着那片土地,和吕梁山的白云一起飘荡,与汾河水的浪花一起跳跃。

春节前收到朋友送来的家乡特产,那产自吕梁的小米、红枣、核桃,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取出珍藏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我想起当初激励我入党的人——刘胡兰。在我心中,刘胡兰就像她家乡的吕梁山,耸入云天,气势如虹!

1966年,是我来到山西太谷参军的第二年。刚满20岁的我,有幸随团宣传队到达刘胡兰的故乡文水县云周西村,并走进英雄的家。

记忆里,那是个普通的农家小院,不大却很整洁,阳光在院中洒满碎金,北屋的窗棂上日光最是明亮。得知解放军一支宣传队来访,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走出北屋,来到院子里迎接。

英雄的母亲对我们非常热情,她脸上洋溢着笑容,与我们一一握手。“欢迎亲人解放军!”她的话里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。见小院里来了30位军人,个个身穿绿军装,戴着红帽徽、红领章,四邻八舍的村民,全都围了过来。

我紧紧握住刘胡兰母亲的手,对她说:胡妈妈,我母亲在抗战时期,担任本村妇救会主任整整8年。她叮嘱

我,在山西当兵,如果有机会见到刘胡兰的母亲,一定代她问好!

胡妈妈问我:你的家乡在哪里?我回答: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滹沱河畔,就是日本鬼子“五大扫荡”的地方。

胡妈妈笑着说:要说打日本鬼子,冀中平原遍地是英雄。你回家探亲见到你母亲,代我给她问好。

我点头说好。我最初听说刘胡兰的故事,是母亲讲给我的。年幼的我不明白,年仅15岁的刘胡兰为何不怕敌人的铡刀,慷慨就义。记得母亲那时的回答是,因为刘胡兰是共产党员。后来,我又在课本上学习了刘胡兰的故事,还看了电影《刘胡兰》。随着对英雄了解的深入,我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同志的那句题词: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。

与胡妈妈见过面之后,我们解放军宣传队的同志便分散到各家,为村民打扫院子。宣传队领队、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徐文进安排我就留在刘胡兰家,帮助胡妈妈挑水扫院。一边干活,胡妈妈一边给我讲起刘胡兰当年的故事,让这位女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生动。

我挑着水桶,到云周西村的那口水井边去打水。刘胡兰就是喝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,这口水像乳汁一样,滋养着云周西村人。我在刘胡兰家进进

出出,把她家那个大水缸灌满后,又开始扫院子。胡妈妈手里拿着毛巾,让我擦一擦脸上的热汗,我用手抹了一把脸,笑着对她说:胡妈妈,不用啦。

打扫完院子后,我们来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观音庙。当年,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,那沾着英雄血迹的铡刀此刻就摆在这里。我仿佛看到15岁的预备党员刘胡兰,面对锋利的铡刀,大义凛然地说“怕死不当共产党员”,说完,便义无反顾地躺在铡刀下,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那一刻,我深深地为英雄的精神所感动,为英雄的气概所震撼。

从云周西村返回军营后,团文艺宣传队由俱乐部吴主任和我带队,继续深入太行山区。宣传队的一位安徽籍战士有一副好嗓子,他演唱歌颂刘胡兰的歌曲《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》,很受群众欢迎。“真金不怕火炼,绳索刀斧摆在眼前。也难,也难动我的心半点……”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曲,英雄刘胡兰那誓死不屈的坚毅神情,便又清晰生动起来。我们还通过对口词、小合唱、锣鼓群、三句半等表演形式,让英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。

那段时间,白天我们翻山越岭赶路,晚上就在小山村演出。我们先后走了十几个村庄,返回军营时,带回了十几件凝聚着军民鱼水情的锦旗和镜匾。

后来,经团政治处党支部研究讨论,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。1967年,我在太行山脚下的军营里,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。至今,我这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老兵,已经有了近60年的党龄。

我是在刘胡兰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。我忘不了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,忘不了胡妈妈和那个农家小院,更忘不了英雄英勇就义的观音庙!

说来也巧,正当我手捧纪念章回忆往事,山西籍老战友常登富来了电话。

“老乔,我刚找出当年咱们团宣传队参观刘胡兰家的合影留念,几十个人中,你年龄最小,个子最矮……我记得,到刘胡兰家乡参观回来不到半年,你就入党了。”

“是啊,老常。你当时是团政治处书记,还参加了我入党宣誓的党支部大会呢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啊,咱们都光荣入党超过50年喽。作为一名老兵,我常想起陆游的一句诗——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

“老常,我也有同感。爱国不论先后,报国不分老幼。想想刘胡兰,才15岁,面对敌人铡刀,毫无惧色,慷慨就义。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!”

“英雄的精神值得代代弘扬,咱们这些老人家,应该教育子孙,崇尚英雄、学习英雄……”

放下电话,我遥望远方,眼前又浮现出吕梁山高耸的姿态,和刘胡兰英勇就义前高昂的头颅。那高山与英雄的身姿慢慢重合,又渐渐模糊……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于是,我作了一首小诗:

我仰慕高山的巍峨,但高山不是我,我只是一颗石子,蕴藏着大山的本色。我仰慕大海的磅礴,但大海不是我,我只是一滴水珠,能把阳光折射。我仰慕森林的苍郁,但森林不是我,我只是一棵小树,投下绿荫一抹。我仰慕草原的辽阔,但草原不是我,我只是一棵小草,报知春的喜悦!



参观刘胡兰纪念馆,扫描二维码。

技术支持:黄池敬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海面倒映着天空,带着沁心的蓝色,泛着粼粼的波光,一直延伸到天际。

“抓稳了!”班长孙伟朝船头的我大声喊。收回目光,我抓紧座位前的把手,耳边发动机的声音渐渐增大,巡逻艇开始加速。船头犁破海面,激荡起大片浪花,海水跳跃着,不时溅洒到我的脸上。

南海之南,在这片广袤的蓝色国土上,孙伟和战友们守着岛礁,像引而待发的弓弦。

一级上士孙伟是巡逻艇驾驶员,也是这个岛礁上巡逻艇分队的负责人。

平常,巡逻艇分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巡逻。他们是祖国南海流动的“守门人”。这么多年来,他们见惯了风浪,也在风浪中披荆斩棘,不断成长。

这时,暴风雨将至,海况不断变差。巡逻艇分队的两个小艇相距十几米,一个浪过来,两条船就互看不见了。

“碰上这种情况,你怕吗?”

“大风大浪见多了,就不怕了。”孙伟爽朗地笑了起来。孙伟接着又说,守岛礁这么多年,他是从“不怕”到“怕”,再到现在的“不怕”。

初学巡逻艇,面对两三米高的浪,他丝毫不怵。“出了潟湖,开着巡逻艇几乎就是在空中‘飞’着的。浪一大,我直接开上去,砸在水面上……”想起那时的自己,孙伟笑着自嘲道,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”

“那后来,怎么又怕了呢?”

“那是我当了班长以后的事情了。”有一次,孙伟带着班里战友出海执行任务,返程时却出现了状况。“巡逻艇开出潟湖比较远,晚上碰上浓雾,看不见航道口,可偏偏通信又出了问题……”孙伟说着,将目光投向海面,“那时,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,我怎么把这些战友带出来的,就要怎么把他们好好带回去……”

“过年的时候,你们应该能松口气了吧?”

“越过年节,我们反而越忙。”孙伟说,有一年大年初一,他们凌晨5点多接到任务,开着巡逻艇就出发了,等完成任务往回走,已到了晚上……

在岛礁上几个月,我常遇到孙伟。随着对他了解的进一步加深,他身上那种军人的担当令我钦佩。

一天,船舶制造厂的工程师远道而来。从离岸开始,孙伟与工程师就装备的使用问题进行了详细交流,他专业又细致的询问让我刮目相看。

副驾驶员付元清在一旁,跟我讲起了孙班长的故事:“之前厂家派人来岛礁上进行装备巡修,孙班长看上了人家手里带的那本《发动机维修手册》。他借来复印了一份,有时就翻翻,现在都翻卷边了。”

从付元清口中,我得知孙伟还有另外一个称呼——“孙师傅”。

“在海上要是出了故障,和在岸上可不一样。若碰上海况不好,后果就严重了。”付元清感叹道。如今,孙伟已牵头整理出30多个巡逻艇故障案例汇编。谁要碰到维修难题,十有八九能从里面找到解决方案。

看着孙伟黝黑坚毅的脸,我想起他那充满反差感的微信名:沉沅。后来我才得知,那是他女儿的乳名。

孙伟在岛礁上格外思念女儿,他常

我为祖国守岛礁

■陈晓杰

翻看手机里女儿的视频和照片,看着看着就笑出声来。

即使再思念女儿,今年春节,孙伟还是选择留在岛礁上过年。

孙伟入伍已有14年,到今年1月,他守礁已满8年。他说,在这岛礁每待一年,责任在他心里就更重一分。守护眼前这片最熟悉的海,是他留在这里的意义。

“这几年任务越来越紧,我们也越来越忙了,但我这个人,越忙越来劲。当兵嘛,就不能窝窝稀稀的。”见我露出不懂的神情,他笑着解释,“窝窝稀稀”在陕西商洛方言里,就是“懒散”的意思。

我曾看过孙伟和女儿的合照。沉沉脸蛋胖嘟嘟的,戴着一顶小草帽。照片里,35岁就头顶锃亮的孙班长,怀抱着孩子,父女俩笑容灿烂。

“到2月份,她就一周岁了。”

“以后你会把这段经历讲给她听吗?”

“会。等她再大一些,我会指着地图告诉她:你看,爸爸就在这里为祖国守岛礁。”孙伟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亮。



长征

第6353期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北半球冬意凛然,而赤道附近的南苏丹却依旧阳光炙热。

去年,是“猛虎连”授称75周年,连队专门种下了一批芭蕉树苗。树旁,一块标有“‘猛虎连’荣誉树”的铜牌熠熠闪光。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中国维和部队营区内,第81集团军某旅“猛虎连”官兵在连队授称纪念日那天,举行“荣誉树下话荣誉”活动。

指导员邹贝抚摸着树干,讲述了一段难忘的维和故事。

几个月前的一天,邹贝带队刚完成任务返回调整点,就看见周边村落的几个村民抱着一个男孩焦急地朝他们跑来。迎过去一看,只见男孩的右脚踝处明显肿胀,伤口周围还出现了血泡。

几个村民焦急地比画着,偶尔挤出几个单词。经随行翻译沟通,再结合男孩的症状,邹贝得知男孩是被毒蛇咬伤了。

看着孩子不停地呕吐,邹贝连忙叫住同行战友:“不要搬动孩子,会加快毒素扩散!先包扎,赶紧联系营区医生过来抢救。”

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就此展开。包扎完伤口,邹贝拿出随身携带的抗毒类蛇药。可当邹贝把药递到男孩嘴边时,尚处于惊吓中的孩子突然大哭起来。围在周边的村民们也紧张起来。

邹贝通过翻译向村民们边比画边解释着:“这是蛇药,能解毒!”

好在男孩吃下药后不久,症状真的有所缓解。村民们都露出了感激的神情。

等受领协助救治任务的军医来到现场,翻译人员向他转述了男孩的受伤过程。在军医的专业治疗下,男孩恢复了意识,得以平稳后送。

那之后,邹贝每次驾驶巡逻车经过男孩所在的村落,都有一群村民远远地向他们招手问好。“真心是用真心换来的。”邹贝说,“我们远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,播撒的是希望,带来的是和平!”

新排长王宇轩将一块奖牌放在芭蕉树旁,“我想讲讲这块奖牌的故事。”

2024年初,王宇轩被选中参加一场维和人员军事竞赛。那是他入伍以来首次与外国友军同台竞技。

在“攀登绳桥”课目中,他们要徒手攀登2层集装箱,再通过30米绳桥到达另一侧。“王宇轩,快跟上!”队友一把拉过他,助跑、起跳……当接触到集装箱外壳时,

“荣誉树”

■卢东方 王若龙

王宇轩只觉得自己的手几乎要被烫出泡来。“搭把手,别愣神!”队友们相互鼓着劲儿,豆大的汗珠在每个人脸上滚落。王宇轩咬咬牙,告诉自己坚持住。

“感到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我仿佛看到了我们‘猛虎连’战旗,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放弃……”情至深处,王宇轩有些哽咽。

那天,王宇轩和战友们凭借顽强意志和默契配合,闯过重重难关,顺利完成所有项目,以总分最高、总用时最短的成绩取得了军人组第一名。

“光荣的历史是‘猛虎连’的骄傲,可我们不能沉溺于过往荣光,而是要创造新的辉煌。”王宇轩的话赢得在场官兵的一阵掌声。

看着眼前的芭蕉树,二级上士白玛多杰回忆起在千里之外的部队营区里,也有棵“荣誉树”。

在“猛虎连”有个传统:凡是比武夺得名次的官兵,回到连里都要为“荣誉树”浇一次水,培一抔土。

白玛多杰第一次给“荣誉树”培土,是他参加陆军“百连万人”新条令比武

归来后。“当时陆军那么多连队同台较量,咱们连最后取得2个单项第一、综合总分第二的成绩!”白玛多杰说,这份荣耀是金连官兵拼出来的。

在参与某课目考核时,白玛多杰不慎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摔落。起身后,他没有半点犹豫,仍继续参加考核。直到考核结束,他才感到胳膊上传来阵阵疼痛。战友们立刻将他送到了医务室。医生检查了他的伤情后,很是惊讶,说实在难以想象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。

“让‘猛虎精神’在‘猛虎连’永远传承下去。”远程连线时,“猛虎连”第17任连长李胜才对这群身在异国他乡的战友说。

“荣誉树”下,官兵将连长的话铭记于心。在维和战场上,他们圆满完成任务50余次,得到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的高度评价。

芭蕉叶随风轻摇,洒下片片翠绿的阴凉。“荣誉树”挺拔而立。它聆听着官兵的事迹,也将跟随“猛虎连”官兵的脚步,见证更多新的故事。



红山颂（中国画）

郭红星作